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愨人
　　　　　　　　　黃子錫復仲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題爲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疏（正心謹始）

（此公爲總憲時所上疏）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爾、若敬有不存、則心放、

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何望其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知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逮我　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憂勤惕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皡、而無忝於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
亦非一日、是以卽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
法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
異端、隆大孝於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
太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
於事矣、眞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
之所當察也。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
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欲　皇上接見

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

○自○後○孝○宗○亦○年○屢○延○見○大○臣○其　言　有　驗

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爾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德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主。伊尹傅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

況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術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勝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由為辨析求帝存此心而治求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叅專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

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釁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商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闕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敕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敕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為 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之優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人主既不能不親內臣則謹擇其人非第要務哉）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疏遠而防馭之

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使佞者罷遂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祈禱。不必修建。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土。暫免踏勘。凡百用度。悉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

題為豫教皇儲以隆國本事疏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後世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
教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
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于兩宮聲色之不邇貨利之
不殖是以　皇天眷德　祖宗垂佑誕生　皇子實
是爲武宗公于未出閣時已深慮至此
出中宮爰自去春已正儲位神器有歸宗祧是託此
誠國家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
常質性聰庸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之教養
也昔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
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闚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

庸鄙。所以養成德性。及其爲君也。克紹文武之業。而爲有周令主。此其豫教太子之明驗也。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衞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侍。於凡言語。必教之以眞正之音。而非禮褻狎之語。不使之聞於耳。於行步必教之端莊愼重。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覩其像而信之篤遊戲之事不宜任其所好遂其所欲而嗜之深迨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昌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于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敢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臣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克其任回邪詭秘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去歲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在今日則視為近階而已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他日足克負荷。庶少盡臣職分萬一。而免月濫之譏。夫教太子之道。禮記文王世子篇。買

誼保傅篇載之詳矣宋儒眞德秀亦采編入大學衍義進呈於君矣近日儒臣亦嘗進講於上矣臣猶以此爲言者良以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蓋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至也

敦懷柔以安四夷疏　賜宴

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入覲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

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

光祿寺僞作弊

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淛桌兒醉酒飯甚爲菲薄

一冊 世〇采〇一〇節〇爲〇概〇論〇掌〇故〇合〇派〇及〇之〇〇〇〇〇

每桌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訕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

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繫甚重。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

但以前題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參奏拏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題爲選輔導豫防閑以保全宗室事疏　宗室

竊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

子怨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爲、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豫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怨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天生至聖龍飛淮甸、祛除胡元、奄有中夏、功德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支蕃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

凡宗室疏遠者皆爲

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

本閣中尉以示宗派無不授爵也

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藥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七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克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

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闕外、其餘王府內官有闕、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至全闕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為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員、懼其揑奏欺侮離間。動輒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為。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擅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

而致成讐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有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若使原設內官不闕其員。早爲扶持輔導外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而鎮巡等官。豫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欲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

乞敕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必具奏外、其餘闕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仍敕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內、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闕給賜前去、以後有闕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敕吏部今後有闕、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如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事情重

者，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為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事情輕者降敕切責，若事干宮闈，重者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至日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關防，事無過舉。其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于書堂內講讀經史，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

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瀋王府選用多人、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强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存留、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叅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騙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

罷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伏望　聖明留意
俯賜施行

添風憲以撫流民疏　撫流民

臣聞防患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於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切照漢中府地方廣濶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產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并陝西所屬入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

住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
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
即目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之上去歲因滿四等
反叛臣恐乘機哨聚為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
逢吉前去彼處查勘見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
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
何不分立州縣以治之
徒若逼趕緊急又恐激變為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
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
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

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數多。添除叅議僉事各一員撫救專一撫治近于荆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衞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姦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

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其無虞矣。

恤軍士以蓄銳氣疏　恤軍

切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效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古之名將、所以與士卒同其甘苦而頻加犒勞者、蓋以此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箇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

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脚力或馬或騾壹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産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如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户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置買旗號。纓頭爲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爲由。節次科歛。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脚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絶。或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追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户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

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彼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如此軍士安得不逃軍衛安得不空所以各邊軍士日見闕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為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槩令軍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敝軍士。莫甚於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

口、瘦損尫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覩者如此。而欲望其用命效勞、克敵制勝、益亦難矣。所以一遇虜寇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着實優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憊。北虜窺伺我軍虛實、權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膘息肥壯者列為一等。膘息瘦者列為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

者着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喂養之弊其三次應息肥壯遇有緊急病証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着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陜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

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脚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三人共買驢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與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功矣

存遠軍以實兵備疏　　留遠軍

切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胡虜。西抵番夷。南通漢中。

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況虜寇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之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見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疲羸。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鞏固臨洮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爲之闕少。而

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闕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杜絕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烟瘴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

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着役間有解到又多體氣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闕兩無所益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見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累到累死累解累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

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累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闕軍衛所補伍操備、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闕軍、而有操守之實矣、

禁通番以絕邊患疏　禁通番

切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啟患之原、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啟召之也、照得陝西洮泯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邊夷、即古之吐蕃、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

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番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收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懼不敢爲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銅器等貨買求守把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

定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

未必能成兵器王鑑川諸人論之詳矣但私貿旣行則中國操縱机宜不能自主故須嚴禁

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畏懼漢人報讐。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刼。漸成仇隙。及各寨堡守把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曾爲惡吐蕃。却又妄稱本族搶刼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爲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賜。往來情熟。專爲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輙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

節次爲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倣傚。一槩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但有仍前作過者。依律處治。庶使法度嚴明。人知儆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爲思患豫防事疏　撫恤流民

臣等切惟四川地方。僻在西偶。萬里之遠。番漢雜處。水陸二塗。俱各險阻。比之他省不同。建昌地方尤在

四川西南、西連諸種番夷、南接雲南麗江平民等府、昔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卽此之地。且四川地方。自漢唐以來。往往奸雄竊據。殘元之季。爲因荒旱。明氏據有其地。我朝賊首趙鐸等、嘯聚爲患、數年始克平定、況人性猛悍、易於倡亂、今本處地方荒旱、軍民缺食、餓殍盈途、已爲可慮、而又有非常災異、建昌尤甚、亦不可不爲之深憂。臣等訪得建昌原有銀場。別無有司。止是本處衛所軍餘煎辦。歲辦銀課數多。十分困苦、嗟怨之積。已非一年。災變之示。或由於

此況本處不通舟楫。尤艱于食。及訪得四川缺食之人民。流入陝西漢中者。不下十數餘萬。而湖廣饑民。流來河南盧氏永寧者亦不止此。其襄陽竹山等處潛住者亦衆。前項地方。往年無事之時。尚有劉千斤李鬍子等之患。況今饑饉之際。難保無虞。誠恐陝西河南官員。止顧本處人民而外郡流來者旣不積糧賑濟又不設法防閑缺食待死之人。因而聚衆刼掠。其患非細。萬一有此。未免動調官軍。糧餉從何仰給。其四川缺食人民。目下雖是遣官賑濟。頗可度日。若

不種有秋苗。秋成亦無所望。將來所憂。又不止此。必須隨即量給種子。方可濟其將來。伏乞降勅河南陝西湖廣巡撫鎮守等官。作急前去漢中盧氏永寧并竹山等處。聚有流民處所。將各處流民俱取見數。一面多方設法。量爲賑濟。一面嚴加曉諭防閑務令流民得所不致貽患地方。及請勅四川鎮守巡撫等官將見在官軍壯手。嚴加操習。振揚威武。用防不虞。仍勅戶部。再差能幹郎中二員。星馳前去四川。一員專在建昌賑濟撫恤。一員同先差郎中分投賑濟。及行

令差去湖廣督糧官員務要於湖廣地方糴買新鮮種子數十萬石運去四川或就令成都府所屬糴買若干量給災重地方無種人民督令趁時播種以繫人心不許權豪勢要一槩妄領仍將建昌等衛歲辦銀課暫且停罷待後豐收之年所司另行奏請定奪臣等職總風紀事關地方苟有所聞不敢緘默

題爲釐正祀典事疏　北岳

自來名臣往往建議及此未蒙釐正也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

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

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于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于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于何處。蓋宋建都于汴。而眞定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巳權宜之道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

觀眞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眞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于曲陽縣惟北鎭仍祭于廣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鎭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鎭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于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

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敕禮部再加詳攷、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豊稔、措置錢糧于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脩蓋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敕翰林院撰文勒石竪廟、以埀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于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于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題爲祛除邪術以崇正道事疏　　岳鎮碑函

臣訪得東嶽東鎮西嶽西鎮中嶽中鎮北嶽北鎮等祠廟、俱有御用監太監陳喜、太常寺卿鄧常恩、安造石函一座、周圍俱有符書、內放泥金書寫道經一卷、金銀錢數箇、各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乎魘鎮之法、及有外官所撰、　皇帝遣御用監太監陳喜、致祭于東嶽泰山等神祭文石碑一座、臣切觀歷代拼我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并因水旱災傷、　朝廷命翰林院撰寫祭文、分遣廷臣前去、致祭五嶽五鎮四

瀆四海之神，祭畢，所在官司就將祭文刻于石碑，以昭盛典，並不曾有遣內臣，令在外官撰寫　朝廷祭文，致祭五嶽等神事例，雖秦皇漢武之封禪，亦未有於五嶽等祠廟安置石函之理，前項二事，俱屬不經，此皆鄧常恩恣逞邪術，熒惑先帝所致，今鄧常恩等已置憲典，前項石函石碑，若不除去，不無取議將來，貽笑後世，有虧先帝聖德，乞敕河南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各處巡撫等官，將前項嶽鎮等廟，但係陳喜鄧常恩安造石函，并所立石碑，俱各折毀仆倒，磨去文

等其原安金銀錢寶石并道經差人齎進赴京庶免
後世之譏以塞將來之釁
題爲因災變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疏　保固
南都
臣切惟南京鳳陽乃祖宗根本重地　皇陵　孝陵
實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　太廟
乃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天地山川社稷等壇皆
國家重事所係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年
樹株吹倒而江水洶湧損壞戰快船隻溺死軍民皆

併見于中都南京、是誠非常之災變也、禮部奏奉明
詔、羣工言之已詳、臣恐猶有所未及者焉、竊以國家
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胡虜之猖獗、一
則南都之無備、且胡虜雖强、四肢之疾、密邇神京。兵
馬咸聚。設有侵犯。尚可支持。况戰守之備。素亦講圖。
但南京雖江山險阻。爲帝王之州。而論建都之地。以
此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惟我　太祖高
皇帝卽位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
終復遷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乃于湖廣地方。設

荆楚爲金陵上

流故定都金陵者必重上流之備

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幷江西沿江又多設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設立九江衛（此即舊江州）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喉襟建置立法至爲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京官軍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如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江南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幷湖廣江西沿江衛所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

没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鈌人守把。教塲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狠狽。旣鈌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巡邏之船隻。江賊出没。刼殺官商。鹽徒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隔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哨聚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晉宋齊梁都于金陵者。俱有故事。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常慮此。奏准于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南

京沿江一帶衛所兵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瘵痍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者安知無之況患生于忽禍起于微乎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誠毋負留鑰之任各營軍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爲隄防坍塌城池作急修築損壞船隻早爲措備凡防姦禦侮之事用心經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奏定奪仍乞敕

吏部推舉願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敕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建陽衛一帶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搠軍馬修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理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仗之闕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計處停當徑自具奏定奪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

謹敬爲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疏

追究太醫

照得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大行　皇帝聖旨朕偶感風寒欲調理數日（覩此雖已有故事臣子忠愛之心惻然可見）暫免視朝該衙門知道欽此（可引以爲罪案乎）臣等連日問安至五月初七日忽聞聖躬升遐臣等五內分崩叫地號天不勝哀痛既而風聞原命醫人用藥非當之所誤也雖九重深邃莫知其的伏思大行　皇帝平昔節嗜寡慾善養天和縱感風寒豈宜遽爾至此臣等哀恨尤深且　朝廷設置太醫院衙門訪取天下名醫授以

大官。養以厚祿。又設御藥房於內府嚴密之地。尤選上等之醫。日支酒飯。正爲調理聖躬之用。今臣等風聞之言。內外相同。臣子之恨。何忍遽已。伏望 殿下。早行乾斷。薦醫并用藥非宜。有誤聖躬官醫人等。合行拏送法司。追究節次所用藥餌。有無當否。擬罪如律。上請發落。庶上有以紓 殿下痛悼之心。下可少釋軍民無窮之恨。臣等不勝哀悼之至

題爲釐正封贈事疏 生母封贈

切照我朝諸司職掌內一款。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

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蓋言一人生二子，俱任官，當封其親。若長子官五品，次子官七品，當從其長子五品者封贈其親，是謂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其婦人一子任官，當封其母，而父亦任官。若夫之官五品，子之官七品，當從其夫之官而封贈其母。若子之官二品，父之官四品五品，當從其子之官而封贈其母，是謂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此指嫡母而言。一代定制，開載甚明，不知始自何年，有父任尚書或侍郎都御史，其次室所生子或中進士，

或由監生等項出身、任郎中主事評事太常等寺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該封贈其生母、當依母以子貴、隨其已之官品封贈。今擬其從一高者。往往將生母從其父之官、不分存亡、俱封贈夫人或淑人、是以（此例甚爲允）夫貴而封贈其妾非母以子貴受封之義也不可不（蓋子今違正已久）爲改正。切惟致治莫先于倫理。倫理莫先于名分必名分正而後倫理可明。前項封贈、殊爲未當、若不釐正誠恐因襲年久、有紊舊制、而貽譏後世、合無今後若父任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次室所生子或任郎

中主事評事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請給誥敕該
封贈生母者依母以子貴照已之官品封贈不許再
行比例從其父之官封贈其母庶舊制不違人心允
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壁尚木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檇李黃孟瀾波仙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省費用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嘗不以愛養斯民爲首務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惓

惓以仁愛養民凡遇災傷即免稅糧雖豐收之年度其倉廩有餘之處亦量蠲免地畝稅糧什一而稅凡一應供用果品牲口顏料等項俱于糧石內免糧買辦未嘗分毫重科于民視彼成周尤為過之列聖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成化以紀此流如加派物料起自成化為已前之所無來科派不一均徭作弊水馬驛站之尅害戶口鹽鈔之追徵加以柴薪皁隸銀兩砍柴擡柴夫役與夫買辦牲口厨料夏秋稅糧馬草每省一年有用銀一百萬兩者少則七八十萬兩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財匱

力竭而日不聊生也一遇荒歉餓殍盈途盜賊蠭起若不痛加減省大爲蘇息誠恐將來之患有不可救者矣乞敕戶部將天下買辦并均徭各照地方從長計議書爲一定之規行令永爲遵守及將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通行各該布按二司通吊戶口文冊備查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數多今消耗數少者着實減去比先戶口數少今殷富戶口數多者量爲增添十分貧難下戶免其報口務足原數每三十年一次造報及一應革弊良法從宜舉行以蘇民困而

固邦本仍乞敕禮部行查光祿寺見今收貯歲用牲口價銀如果數多將僅收買比之往年價值果賤將派去各處原定價銀酌量再行減去若干行令作急徵收銀兩依限解部轉送光祿寺交收隨時收買應用不致賒欠于人凡百藥材等項不係上納本色者一體減價納銀庶供用不誤而民蒙其惠仍乞敕兵部將民間水馬二站及遞運所馬價鋪陳工食銀兩數目及合用廩給口糧各學齋夫膳夫俱定為則例通行天下遵守并將養馬地方或論地免糧或驗丁

朋合者。備查節年奏准事例。再行斟酌。盡爲定例。務在均平。南北兩便。使民不受害。而馬無所虧。及乞敕工部。今後凡內府派出買辦木植顏料皮張等項。查照往年奏准事例。估計太多者。具奏量減其數。其成造軍器弓箭弦條。通查在京該庫收貯有餘者。量免成造。袢襖褲鞋。出征軍士多不關領。亦暫且免派折銀。及不係急用之物。俱要斟酌停止。庶財不妄費。而民困少蘇矣。

清屯田以復舊制疏　清屯田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為治首定民田驗畝起科以備軍國之用次定屯田上納子粒以給軍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緊要制度行之萬世而不可廢者也故工部設屯田一司專掌屯軍牛具犁鏵耜齒等項彼時天下衛所軍士邊方去處七分下屯三分守城腹裏去處八分下屯二分守城雖王府護衛軍人亦照例下屯每屯軍一名有撥屯地一百畝者五十畝者或三二十畝者所收子粒內除一十二石准作本軍月糧仍納餘糧子粒六石上倉所

有遠謀者謂所納子粒太多致軍士難納不前或因而逃亡

以各衛所倉廩充實。紅腐相因。而軍士無乏糧之虞
迨我　太宗文皇帝、其於屯田尤爲注意、創置紅牌
事例。示以激勸良法。冊籍明白。無敢欺隱者。不知始
自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
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
有名無實。所以各該衛所軍士月糧。有一二年不得
關支者。近該廷臣會議奏准、差給事中御史、并戶部
官一員、請敕前去、清查各衛所屯田、隨該戶部郎中
等官王勤等、將清查過在京并在外保定等衛所屯

田頃畝及該子粒數目、奏行戶部會官計議定奪。臣
因看得本官所奏、清出在京在外衛所屯田。被人侵
占等項、共四萬一千餘項。該徵子粒四十萬八千餘
石。中間尚有未能淸出者、以其未知某衛所係洪武
年間舊設。某衛所係南京并戶外調來。一例淸查。又
多委有司官員踏勘。下人作弊、以此未得其詳。不能
淸足原額。其南京并南直隸江西等處衛所屯田。淸
出者尤少。況今軍士月糧。累歲不得關支。而歸怨于
朝廷。勢官豪軍。侵占屯田。而久享厚利。軍士嗟怨。人

心未平。若不再行查冊，設法清理，則占地之家，終爲已業，而屯田之制，終未得復。將來無所憑據，軍士月糧，何從仰給。事之所重，莫先於此。乞敕該部一面咨行南京戶部，於後湖冊庫內檢查洪武永樂洪熙年間屯田黃冊，一面行查兩京衛所某係舊衛，某係新設，某係各處調來，某衛所幾分下屯，該地若干頃，但係屯田一應事例，逼查明白，仍查先差官員已行回報，未足原額數多者，并未經清查去處，各再差官請勅前去，設法清查，若清出七八分去處，不必差官，止

請勑巡撫都御史，督令管屯官員清查，務足原額，方許造冊回京，戶部候各處清查完日，通行計算停當，仍仰各該衛所備造文冊，戶部及都布按三司并該衛所，各收一本，仍造黃冊一本，齎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官庫，如法收貯，每十年一次，照民冊事例造繳，庶使冊籍明白，將來有所持循，而祖宗舊制，不致廢墜矣。

重鹽法以備急用疏　鹽法

切惟鹽課者，國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

之備緊急之軍餉。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誠有國者之大利。濟時之急務也。各處鹽課、兩淮為急、若使法不嚴而利歸於下人、必致用不足而患貽於不測、所以歷代相因、必重其法、仰惟我朝建制之初、其於鹽法尤為嚴重。行鹽各有地方。販賣不許越境、勢要中納者有禁例、軍民私販者有重刑。所以鹽法通行。無敢沮壞。至宣德正統年間、鹽法漸弛、　朝廷屢命內臣、同在京堂上官員前去清理、袪除奸弊、懲治豪強、使存積鹽課。常有數十年之用。或遇緊急用兵。鈌之糧

餉卒不能至或地方水旱災荒軍民缺食乏糧賑濟方纔召商中納糧米頼其飛輓以備急用上納完足逋關繳部就給引文隨到隨支得利數倍所以客商樂於中納而緩急得其所濟此我朝鹽法之定規也自成化年間以來有乞恩求討者有織造支用者加以兩京往來勢要船隻夾帶私鹽數多又況行鹽地方之不拘私自販賣之無禁雖有中者及至到邊多

孝廟時行折色未久已受其害則知初制之不可擅易

不上納糧料止是折收銀兩一遇緊急缺糧復命大臣前去督理重復勞民買運所以祖宗鹽法壞之極

矣。若不通行整理。誠恐有誤大事。乞敕戶部通查鹽法始末舊規。并今日廢壞之由。徑自處置停當。上請定奪。務俾鹽課有餘而緩急得濟。法令嚴明而奸弊革除。緊急之軍餉。不致有誤。飢荒之民命。賴有所活法定之後。永遠遵守。凡一應勢要之家。權豪之人。敢有乞恩沮壞者。許六科十三道官指實劾奏。皇上斷自宸衷。必置於法。庶祖宗舊制不至於廢弛。軍國重務弗被其沮撓矣。

撫流移以正版籍疏　　撫流移

切惟戶口以版籍爲定人民以撫字爲先民雖有流
有謂流冦縱橫止因版籍不定民流無歸以致盜
移法貴乎招撫若流移者不能招回則見在者日見
日滋蔓此言雖似迂闊然祖宗朝特重黃冊非但
消耗而軍匠埋沒者多矣我朝洪武初招撫流民俱
爲報税專欲使戶籍清整民安其鄉此則本意也
有定法彼時人民安業無多逃亡遇有災荒流移他
所者所司即委佐貳官員帶領各里里甲分投前往
有收去處尋訪招撫帶領回還重加存恤或給與雖
如此安得有
豚或量免税糧蘇息數年方當差役窩藏流民者有
流民無流民安得有流冦
重罰隱占不報者有嚴禁所以流民易于復業而版
籍不至于有虧軍匠不至于埋沒此誠安民之良規

也。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財竭、一遇大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撫。任彼居住。詭冒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里圖。北方州縣。大減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于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近逃者尚可招撫。若不申明舊制、着實舉行。誠恐數十年後。逃移稅糧。併于見在人戶賠納。日加困苦。無以聊生。誠非治道之所宜也。乞敕戶部、通行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行所屬大小州縣、各查自正統元年以至弘治十六年。某州縣逃移人戶

共若干。曾經招撫復業若干戶。一向未曾復業若干戶。及行湖廣四川南直隸巡撫官。亦通行所屬州縣。各查某州縣安插某布政司某州縣人戶共若干。軍匠民籍若干。添設若干里圖。各州縣備造文冊。俱繳送巡撫官處。咨送北方前項布政司巡撫官。即行所屬州縣。查對相同。委有前項逃移人戶。仍各差佐貳官帶領里老甲首前去各該州縣關取如已生成家業者分房前去承種田地辦納糧差其餘願在彼居住者。聽從其便。此外別有招撫良法。從宜具奏施行。

如此庶流民復其原業而版籍不至于大虧矣

革大弊以蘇軍民疏　馬快船

照得洪武年間建都金陵一應京儲四方貢獻蜀楚江西兩廣俱順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師福建浙江直隸蘇松等府雖是逆流地方甚邇不一二月可（高廟不移都或亦為休息民力）抵皇都北方賦稅止供各邊不勞遠運所以民不受害而得遂厥生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進貢方物數少尚未有馬快船隻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以後或裝載薦新品物及南京所造

飾篋等項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其夫俱係附近州縣衛所出辦銀兩雇覓少則用銀十數餘兩多則三五十兩一年之間自儀真抵通州所用雇夫等項銀不下十數萬兩俱係小民膏脂而不係賦稅洪武年間裏河軍民未嘗遭此困苦來京馬快船隻其弊固多而進鮮者其害爲甚且進鮮乃
朝廷敬奉祖宗之意固不可闕今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筍蓮藕苔菜宣州梨棗因 太祖高皇帝南京踐祚之時所用故猶進來供薦今京師果品菜蔬雪

梨青杏比之南京所産者其味尤佳隨時供薦亦可將敬又奚待于南京者臣任南京兵部尚書之時備知內府針工局遞年將在南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該用絹布俱于在京該庫關出用馬快船裝載差內官或內使管運前去南京織染局染造差去官到彼俱支廩給下程一年該用銀數百餘兩俱係上元等二縣出辦待其染完南京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來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鋪陳仍關支絹布復用馬快船隻一同裝載差官管運前去南

京漈造支割歲以爲常此裏河軍民受害第一大弊也臣愚天下之弊有大小有遠近若弊之小而近者革之而遠且大者不革豈能回天意而蘇民困哉況裏河實南北喉襟之地我朝鴻圖億萬年若革裏河前項馬快船之弊則軍民蒙億萬年之利若前弊未革則軍民受億萬年之害利害之間何者所係又況我列聖相承咸以愛養黎元爲心雖 皇上篤於大孝以奉 祖宗但 祖宗在天之靈憫念軍民困苦亦必爲之不懌伏望 皇上將臣所言乞勅乙夜之覽斷

自宸衷將前項薦新如青梅蓮藕宣州梨苔菜之類於中量免進奉省少船隻其餘楊梅枇杷鰣魚北方不產者照舊進奉供薦其兩京內官內使合用該染布絹每年該局行移該部計算一年該用若干數俱于南京該庫支收該局每年預先奏行南京該部并南京守備太監再行查算明白照數就於南京該庫支送南京織染局染造完備該南京內官內使者就彼支與應用免其運來以省勞擾

為嚴武備以伐北虜奸謀事疏　接待貢使

切照北虜自成化十三年遣人進貢之後廹今一十二年屢在邊方為患今無上事而自遣使進貢此蓋我　皇上即位以來任賢選將勵精圖治德化溥及於四海威名遠振于外夷之所致也抑或北虜聞我憲宗皇帝上賓　皇上嗣登寶位故來窺我虛實亦未可知也且北虜之奸謀詭計固難測度而在我之預防誠不可不嚴故兵法有曰上兵伐謀往年故事凡北虜進貢京營差撥官軍接至居庸關俱至會同館必照人數多寡撥與馬匹騎坐上直官軍必貼班

侍衛皆所以壯軍容而振國威也其迎接軍馬并騎
坐馬匹及上直侍衛軍人并撥去居庸關防護者俱
係步軍中間老弱相半盔甲不鮮明器械不鋒利而
侍衛軍人老弱者尤多叉刀長鎗盔甲大半損壞其
人所騎馬匹俱是瘦損而軍多羸老且在京各營軍

不足則示之以有餘此伐謀之道也

馬乃　朝廷之六師也侍衛軍士乃　朝廷之禁軍
也居重馭輕兵之至强莫過于此彼虜在大同見我
邊軍精强如此若見我前項軍馬其敵彼輕視之心
也必矣必須揀選精壯軍馬另關新鮮軍器盔甲庶

可壯國威而伐彼之奸謀乞敕兵部先將上直官軍預爲揀選老弱之數暫爲退出另選精壯之人補數臨期關與內府鋒利鮮明盔甲軍器仍令把總管領官員嚴加鈐束其隊伍立站之間行伍疎密俱要如法務有精銳之氣不許似常喧嘩錯亂其該去居庸關防護軍馬乞敕該營總兵官亦要選撥十分上等馬隊軍人并在京擺隊官軍俱要關領內府收貯上等盔甲軍器其部伍進退務要其止如山其行如雲凜然節制之兵而有不可犯之勢其差去把總官亦

要驍勇老成。使彼望而畏之。知其爲中國之將。而不敢萌侵犯之心。會同館答應夷人騎坐馬匹。亦要撥與上等有膘好馬。精壯有識軍人。不可將瘦小馬匹罷弱軍人。一槩撥去。致使輕侮。本館年久損壞床帳器皿不全。乞敕兵部量爲脩理。以備應用。仍敕禮部行令大通事選差善曉夷語之人假作館夫名色混入館夫之中專一密聽北虜言語察彼心事每日報與大通事密切具奏。以憑防閑。仍乞敕光祿寺。將今次進貢夷人飲食。稍加豐厚。以敦懷柔之道。彼虜咸

我之恩。畏我之威。釁隙無由而啟。雖小犯邊。不足深慮。及令巡街御史督令五城兵馬錦衣衛官校。嚴加禁約。閑雜人等。不許私下擅與北虜交接。及令夷人無故出入外境。入軍民之家。往來自由。如此則我之虛實彼不能知。而彼之奸謀。我先伐交。苟一北虜果來窺我虛實。若不如此預防。破其奸謀。彼虜出塞。為患非細。臣叨任大臣。同國休戚。況職總風紀。事所當言。苟有所見。不敢緘默。

為驅虜冦出套以防後患事疏　　驅虜出套

弘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紱差舍人房正奏事到京、前來本院投文、臣當臺詢問地方事情、本舍說稱虜賊俱在河套、近邊墻居住、日逐射獵、通事回話答說並不做賊搶掠、到明春要來進貢、臣切惟胡虜為患。自古而然、勢盛則搶掠。勢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在于延綏寧夏、再西則在於甘涼。趂逐水草、時或出沒。此虜賊之常態也。以今日虜勢論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在所當憂、成化四年、

虜酋阿樂出亂加斯蘭上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命將出師、往彼征剿、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甪偏頭關經大同赴京。朝廷賞賚甚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於轉輸、幸而虜賊自相讐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衅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威德遠及、虜酋向化、遠貢闕廷、今此虜居於河套近邊牧獵。聲言春間又要進貢。臣切思河套之

中地方千里。草木茂盛。禽獸繁多。北有黃河。南近我邊河氷開後。彼藉黃河之險。而不慮零賊之偷其馬匹。又得時常出没。以掠我之生畜。欲居河套之心無時少忘。迨年氷結之後。虜必擁衆進入。但野草燒燎已盡。馬無所食。不能久居。隨復出套。所以套中十數年餘。久無邊患。今此虜居於套中。不復搶掠。意在緩我之兵。春初即來進貢。必須似往年從榆林由偏頭關經大同而來。爲詞。不從則阻彼向化之心。從之則貽我邊無窮之患。彼既進貢。餘衆居于套中從容就

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巳茂馬膘巳壯欲令彼出套彼必藉言河氷巳開倘此虜背我國恩入寇剽掠陝西邊患何時得巳況今各處府庫未見充實陝西人民未獲蘇息供給轉輸頼之何人及甘涼一帶見今亦有聲息而哈密地方又被殘破萬一如臣所慮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敕兵部再行查訪果有前情另行計議請敕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一面用心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一面令通事與彼答話既要進貢早為出套遝從大同赴京 朝廷自有重賞彼若又

然夷人貢路徑所由必

須譯作分定處所不得聽其在邊請乞以致別生事端

以由榆林進貢為詞緩我之兵大張兵勢或別有奇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可容彼久住。貽患邊方。庶官軍免征戍之苦。生靈無轉輸之勞。而　朝廷亦無西顧之憂矣。

為預防虜患以保重地事疏　防守甘涼

臣切聞事貴豫圖患當預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此皆防患于未然圖事于未萌也凡事固然虜患尤甚切照甘涼地方。乃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

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葢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合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凉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内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虜酋朶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 朝廷命將出

師未能剿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賊入于河套侵擾陜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此虜知彼將不得人生畜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擄出者不可勝計况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陜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

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凉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凉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洛文。該甘凉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其奏有挫衂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虜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邇因甘凉等處關

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僨運數次。困若不勝。近該巡撫甘凉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達賊自凉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凉總兵等官奏稱止被達賊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達賊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糧闕兵寡。卽目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

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彼賊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乞勅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違賊擁衆犯邊有無足彀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住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賊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畧挫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畧早定人馬預集務使此虜大

此調來客兵之害

遭挫衂不敢犯我邊方用紓 朝廷西顧之憂永絶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

爲慎守備以防不虞事疏　守備南京

切惟南京祖宗根本重地陵寢宮闕之所在百官衙門之攸存永樂洪熙年間俱命 皇太子監國至宣德年方命武職重臣與老成太監守備後又添協同守備武臣并叅贊機務文臣各一員無非欲修飭武備總理機務統攝人心而防不虞其任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自來四處操練軍馬操江船者在于上新河

大教場與神機營俱在城南小教場在于城內不知比先何等武官坐營管操近年以來有係指揮坐營管操者間有都指揮都督者其守備內外官員止是每年春秋二次親詣各教場閱視軍馬所以軍馬未甚精強其各門守門官員亦不十分嚴謹臣昔年亦嘗在彼叅賛機務所以備知其詳況南京城內城外四方遠遜并趂食等項百種之人俱集于此門禁之寬嚴軍馬之強弱無不知悉矧居大江下流而上有荊襄武昌豫章俱係重鎮自古必命重臣鎮守其地

正以屏蔽金陵。且如近者寧王固居上流乃敢潛蓄異謀使其異謀果成順流而下。南京城中無備倉卒之間。何以支持。事之可憂莫大于此。幸而天佑國家殲彼凶殘早爲敗露今四方水旱災傷民財困竭奸凶之徒難保必無而所在兵食。又多不足。任南京守備之責誠宜日夜關心而嚴爲預防也預防之道修武備謹門禁察奸宄爲先此非臣之過應實亦職任當爲近南京神機營小教場闕坐營官管操至今半年之上不見具奏補官不知軍馬付之何人管理誠

恐閑官日久、武備廢弛、乞降敕南京守備內外官、自今各要同心戮力、彼此協和、操練軍馬、振揚威武、嚴謹門禁、防察奸宄、照依在京提督太監總兵事例、不時輪流親詣各教場提督操練。務使軍馬强盛、威武奮揚、門禁謹嚴、關防詳密。足以懾服人心。而潛消奸宄。紓九重南顧之憂。保國家萬年之業。其於委任。斯無所負。

爲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疏　禁伐邊木

切惟帝王之有天下、禦外侮固賴乎兵威之盛。亦藉

乎山川之險。故周漢都關中。得四塞之固。而國祚延

趙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利。而虜寇憑陵。仰惟　太祖

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定鼎金陵。統馭夷夏。其

於四方之險。無所不飭。而於北虜尤注意焉。故于甘

肅大同宣府大寧遼東。俱設都指揮使司。并于寧夏

設立數衛以屯重兵。又建封肅慶代谷寧遼等王以

爲第一藩籬。其寧夏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復自偏頭

鴈門紫荊歷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關一帶。

延袤數千餘里。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實爲

第二藩離而居庸關迤東又命太傅魏國公徐達修理數年尤爲完固封疆之險非前代之所能及迨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纘紹鴻圖以爲金陵雖古帝王之州終是偏居一隅河北之地切近胡虜精兵健馬甲于天下若非建都難保無虞乃遷都北平一面而制天下且易于控制北虜神謀睿算亦深且遠矣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邊山樹木無敢輕易砍伐而胡虜亦不敢輕犯自成化年來在京風俗奢侈官民之家爭起第宅木植價貴所以大同宣府規利之徒官

員之家專販筏木往往雇覓彼處軍民糾衆入山將應禁樹木任意砍伐中間鎭守分守等官或徼福而起蓋淫祠或貽後而修造私宅或修蓋不急衙門或饋送親戚勢要動輒私役官軍入山砍木牛拖人擡伐木一事既損地險又役軍人是艱苦萬狀其本處取用者不知其幾何販運來京者邊備失其二也一年之間豈止百十餘萬且大木一株必數十年方可長成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爲之一空矣萬一虜寇深入將何以禦是自失其險阻而撤其

藩籬也靜言思之實可寒心本部雖嘗節次奏准請
給聖旨榜文發去沿邊張掛曉諭禁約軍民人等
犯者俱發烟瘴地面充軍但立法在乎上而行法在
乎人今鎮守等官旣縱人採取何以禁約軍民年
復一年誤事非細請敕沿邊守臣嚴飭險阻以保障
京師謹題請旨

爲修飭武備以防不虞事疏　京師武備

此篇論武備數事最爲詳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

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爲盛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逮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于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克足原數。始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

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若平時操備宜還三大營若有急調遣宜立團營此居中征行制營之定制也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年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糴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强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間

京衛于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
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
料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令京營牧
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 親王占為已有亦有被
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
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赴牧中間多有潛
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
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關草二箇
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彀一月支用且人無食

必死。馬無艸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艸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艸。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强。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

脆薄多不堅。神長壓肩。全不合式。鹽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闢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凉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已。間有成造

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兵器不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雖軍馬克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克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

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胥壞之不脩列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于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近日北虜大

眾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减去一人。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强。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也

為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疏　　刊印武經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于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脩、兵威丕振可以懾伏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之為將者必學之于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

艮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奥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廉或愛君頗仁

者。求其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防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况不係机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鋟板。所以武職官

員多未得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乞敕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拔正明白上進。仍乞敕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各邊者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

許帶去，及損壞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庶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